

第一章 面向未来的历史

每一天，我们都在遇见未来，未来就在我们作为家长养育的、作为教师教育的孩子身上。我们知道，现在坐在我们面前学习数学或历史的这些 14 岁的孩子，到 20 世纪末将是 33 岁。到那时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今天的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但直觉告诉我们，那时推动世界发展的问题和任务也将与今天的焦点迥然不同。

历史老师希望传授给年轻一代的不仅仅是有趣的事实，而是在未来仍可能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类经验。过去几十年间，历史学家勤勉而详尽地阐述了许多历史主题，如联邦德国（西德）、纳粹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历史沿革，然而不久之后，这些主题将仅能引起专业人士的关注，这一点从这些历史事件在今天受重视的程度就能看得出来，没有什么比眼下发生的事件被遗忘得更快了。

一个带着想象工作的历史老师将可以预知：在他为未来而进行的教学中，某些主题的意义将愈发重要。因此，他将试着选择与这些主题相关的授课内容，他将努力把自己旧的知识重塑为新的形式，让它在 2010 年面对那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学生时仍然有其意义。毫无疑问，有一个主题到了 21 世纪也仍值得讨论，那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今天，人们已经开始关注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实际上，我们的社会问题以及我们与海洋、森林、土地、空气之间的关系所引发的问题将会成为 2000 年的热点，而这个热点也自然有它的历史成因。如果今天我们仍将奥斯威辛铭记于心，到 2000 年时，我们也将如此铭记北海问题^①，并自问怎么会发生这

译者注：此处应该指的是 1969 年北海大陆架案，这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有关海

带格式的：B1，1 级，段落间距段前：40 磅，段后：32 磅

带格式的：缩进：首行缩进：2 字符，段落间距段后：0 磅，行距：单倍行距，压缩句首标点符号

2 一场穿越时空的探险：原来孩子可以这样学历史

样的问题。另一个热点主题将是人与科技的关系。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如何运用科技，还关系到科技如何反过来影响整个社会和每一个人。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第三个主题——人类如何在保证内心健康的条件下共存亡？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预见一个怎样的未来？这里有些危险已然显而易见，比如人们发明出的各类监视及操控人类行为的电子仪器。

然而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未来也仅仅是片面的，与日益临近的危机和毫不乐观的预测正相反的便是人的意志，这也包括我们的学生的意志。当 14、15 岁的孩子开始认识到当下正威胁着人类与自然的危险，他们便会自发地询问：为了每个人及全人类的未来，我能做些什么？为了关怀和保护大自然，我能做些什么？一个着眼于未来的老师将和这些学生一同去探索在今天已经可以预见的前景和任务。人类需要以新的观念看待过去滥用自然资源所导致的灾难，这种观念应该能让我们建立起与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相互滋养的关系。事实上，那些灾难本身也为我们指引着道路。同时，当今社会的疾病情况也能向我们揭示社会上的人文和民主发展情况，整体调控、监管和社会福利剥夺了人的主动权，使人们生了病。社会网络的内在联系有待考察，不过这里有尚未解决的问题和主动行动的空间，国家广泛限制其自身的职能范围并给予公民发挥个体责任的机会，这一切激励我们携手合作，不再做隐姓埋名之辈——这些都是能激发学生和老师兴趣的事情。

当然，这种未来导向的历史教学法并不能预知未来或教会我们如何应对未来，但教师应当以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和判断力为目标去阐述前人的经验。有了这样的基础，他们将有能力从人性、自由和博爱的角度理解并判断未来的历史发展。

只有考虑过这些问题之后，历史老师才能问：“我应该教什么？我想要教什么？”历史和数学（或其他自然科学）的区别也不容忽视。作为

洋争端的著名跨国案例。

一个数学老师，只要我曾很好地学习过这门学科，便随时可以参考过去学过的知识，并尽可能更有效地、更贴近它的精神现实去教学。基于对历史的想象力和对人的理解力的认识，我将力求越来越深入地理解算术和数学运算。实质上，数学在过去的世代一直是它本来的样子，在未来也仍将如此，历史则不尽然。历史必须为每一代人重写和修订它的重点部分——尤其是近代史——无论是大学入学考试还是教师的培训学习，这都是最受关注的话题。和在其他任何领域一样，在历史学中我们也倾向于去教那些自己已经学得很好的内容，因为那是我们已知的。我们自己的历史老师就是这么教的，这就是为什么高考还在考俾斯麦。那些四五十岁的老师现在仍倾向于详解布吕宁紧急法令、授权法案或波茨坦会议。这些事件当然对历史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它们在当时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到了2010年，当我们的学生已经成为40多岁的成年人，每天忙碌于自己的生活，这些历史事件也就只能再引起一点点他们的好奇而已，就像修改埃姆斯密电之于今天的历史意义一样。

在尝试为历史课选择有意义的主题时，应该设法理解历史的任务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历史学是对人的学习这一前提开始——人类学。不同于人种学，历史人类学向我们展示的是人和人性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和成长，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向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历史活动和历史形态的时候，我们会开始看到“人的内在”有什么。因此，研究历史即意味着收集人类的主动和被动经验。把历史学作为人类学来看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开阔教师的视野，令他关注到是什么显示出了征候和特性，是什么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哪些生活方式、社会活动和形态对应着人类生存境况的变数、磨难或进步？历史是如何塑造或挑战人类，人类又是如何塑造历史的？这些是一位历史老师应该问的问题。

与社会学、人类学和伦理学不同，历史学和历史教学可以用个体人物来例证或概括具有某种特征的人类经验。举例来说，民族大迁徙对罗

4 一场穿越时空的探险：原来孩子可以这样学历史

马帝国的影响就可以在奥古斯丁这个人物的身上有所体现。同样地，古腾堡让人们看到中世纪晚期一个小镇上的发明家的命运，罗伯特·欧文则代表了多数社会改革家的命运。以这种方式，我们将超越空泛的概述，开始发展出由赖特·米尔斯提出的——我个人称之为——社会和历史想象（social and historical imagination），这种想象能让人通过个体人物的命运形象地捕捉到社会进程的意义。诸如“民族大迁徙”“社会悲剧”“失业”等措辞会被具体的形象取代，让我们能够联想到人类的经验和痛苦，以及历史和社会的斗争。

社会和历史想象会成为判断力的基础，这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判断，如果把它培养成一个习惯，我们便有可能想象当今人类的命运，并切实地去思考未来。这是因为它不是什么普世的准则，经过了历史的训练，它已经学会去观察崇高的原则——比如理性和平等——是如何作用于个体和社会的。社会和历史想象的对象是人——人的内在有什么，人被什么激励，因此做了什么。它观察社会发展力量的萌芽状态，也观察这股力量是如何控制社会现实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垄断真理的独一理论，还是一群努力让世界更宜居的人？由此我们便能明白，人类学方法注重的不是原则，而是通过想象去尝试，去学会看到社会现实，这是人们今天普遍缺乏的能力。

人类学方法的进一步影响是，历史教学将没有必要再着重于那些仅仅出于习惯而世代相传的事实罗列和细节赘述。我们教给孩子们的内容应该是具有普遍人性意义的，而不是那些连专业人士也很难记住、学生很快就会忘记的东西，教授这些东西毫无意义。那么在教学中，什么才能给学生带来长远的影响呢？应该是那些能伴随他们一起成长，能让他们更加了解自己，能让他们换一个角度看待世界，并且没那么容易在课堂上完成、需要自己带着谜题和疑问去寻找答案的内容。

在人类学导向的历史教学法中有几大要素，从长远来看，它们能激

发出历史的想象力和人的理解力，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这几大要素。

时 间

首要的建议是开阔学生的视野。尤其是那些年纪较小的学生，他们或许会认为世界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他们所熟知的这个样子。可是通过历史学习，他们会了解到完全不同的人和生活环境，那些历史意义上的遥远文化能让他们感受到时间的意义。那么，首先，历史课上就必须营造出这种古老文化的久远感，而学生只有通过直观体验才能深刻体会到时间的距离。这些孩子的父母出生时，我们的城市还很小，根本没有摩天大楼；他们的祖父母出生时，人们看到汽车时会跟着跑起来，飞机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他们的曾祖父母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时还没有电灯，自来水也极其少见；他们的曾曾祖父母则见证了最早的铁路和工厂的修建。这样对五代人的回溯，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面貌在 150 年间发生了剧变。如果全班 33 个同学站成一排，每个人代表一代人，我们就能回溯到 1000 年前，那时德国的大部分土地还被森林覆盖，几乎没有城镇，根本没有公路，只有寥寥无几的由几座石头建成的教堂。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便开始理解时间和文化的距离。等我们之后讲到埃及金字塔的修建时间，就能够让“4500 年前”生动起来。同时，我们也为讲授远古时期人们截然不同的观察、体验和感受方式奠定了基础。

这些和现代又有什么关系呢？表面上看，现代人包括了所有生活在 20 世纪的人。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代，以新几内亚为例，还是有生活在石器时代的人，他们在文化上和智力上都和我们相差了几千年；即便在科技文化已经传播到的地方，比如日本和中国，人们的思维和情感模式也与我们截然不同；某个古代文化的现存者现在仍生活在印度。每一种古代文化都有它自己的价值，而我们在时间视野上的开阔，也为理解同时代

的其他文化打好了基础。换句话说，我们也在帮助学生理解现在——只有在历史的映衬下，当今时代的特质才愈发清晰。因此在不同的年龄段，我们都要用不同的思维、行动和生活方式，不断地为过去的历史时代赋予生命。这也再一次表明，未来的生活和思维将是不同的，通过正确理解历史，我们才可以想象——未来不是过去的重复，而是万象的更新。

发 展

20 世纪显然是一个加速发展的时代，历史的步伐正在加快。相对而言，史前时期的发展则是缓慢的，而古代高等文明的本质特征也几乎持续了几千年而不曾改变。直到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时期，我们才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而到了今天，人类则在有意识地推动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时间”之后，我们有必要将“发展”作为第二大要素去理解。

有一些简单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现状。现代科技是从以实验为导向的自然科学发展而来，我们能理解成功的实验结果如何发展成了一台机器或一个技术流程，这种发展如何促成了一座工厂的建立，工厂又如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环境。某种思维和研究方式发展出了一个机制，这个机制转而影响了社会环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发展的过程需要历经不间断的时期和领域，但只有当它最终到达社会生活层面时，我们才能认识到它起源于哪里。如果我们沿着发展的源头追溯至它的社会影响，就能形成激发社会想象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就会走出其最初的研究范围，去研究其他领域的发展。

思 想

正如一个人一定要理解发展一样，他也一定要力求公正地评价历史进程中孕育出的重要思想。有些思想会潜移默化地进入人的思考，改变人们看待事物的态度和方式。思想往往是令人着迷和信服的，思想也需要被付诸实践和行动。思想的直接执行可能会引发莫名的不幸，而只有在不幸当中我们才开始看到孕育出这种思想的精神所在，以及这种精神是如何体现在人的身上的，因此并非每种思想都能掩饰它的本来面目。

这里做个简单的对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有些思想是由它的提出者付诸实践的，他们或许在实践的同时也赌上了自己的命运。这里我想到的是罗伯特·欧文、裴斯泰洛齐、亨利·杜南，他们身体力行地将思想转化为具体的举措。他们的努力也许会失败，但思想的初衷却不会消逝。事实证明，这种改革的有益影响往往能够持续多年。但如果新的思想是由上层直接提出的，尤其是某个政权在施加压力甚至实行恐怖主义的时候，情况就大相径庭了。极少数有意义的改革是由上层直接提出的，而仅有的几个也没能具体实施——这些改革以自由之名将奴隶解放为自治公民，然而这并不是对于上层思想的实施，而是统治阶级撤回了其强加于人的意志的结果。

环 境

如果把目光放在生命的外在环境上，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到另一个方向——环境、条件以及进行人类活动的建筑。对于法国和法国历史来说，巴黎成为自然和历史的中心意味着什么呢？俄罗斯幅员辽阔，却坐守西伯利亚这片荒凉之境，这又意味着什么？坐落于地中海盆地对于罗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举例来说，荷兰这片土地就要求其第一批居民尽最大努力修建堤坝或其他设施，以保护土地的安全和干燥；同时，荷兰在北海的地理位置也开启了全球航海和贸易的可能性。荷兰人的自

信来自他们自身的成就，而对世界的通晓以及与不同民族的往来赋予了他们切合实际的宽容。因此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共和形式：它有着共和的制度，有着自身的文化，也有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科学。

如果我们去考量与其相反的极权专政的情形，则会看到非常不同的人类活动状态。但不论是自然条件还是社会条件，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这两者也都能让学生发展出对现实的想象。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理解现实能让人发展出灵活的想象，而发展出这种想象力的目的却是去面对更加复杂的现实。我们要一并考虑外在环境以及人类活动都能带来些什么，在今天的社会条件和环境问题之下，对待人类活动所需要的不是普遍的原则，而是丰富的想象。

历史观

形成西方历史的主要力量是几个特定社会的历史观，通过这些历史观，人类在时间中找到了方向，人类理解了自己，也理解了自己的任务。中世纪的特征是由基督教的历史观，尤其是奥古斯丁的历史观决定的。因此，统治者和骑士、主教和僧侣都将为上帝之城效力视为己任。人文主义认为其理想状态存在于古典时代，并以此长期影响着当时的教育。宗教改革认为其任务就是将基督教义复原如初。这些历史观都为生命的完整赋予了方向和目标。

到了近代，除了上述历史观，对历史的政治化、世俗化解读也有了明显的发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将矛头直指王权的本源乃至《大宪章》，并用议会对自由的追求来解释历史传统，以此作为革命的合理依据。启蒙运动将历史视为世界和人的内在进程，将那一时期视为光明、觉醒的时代，认为人类将在这个时代苏醒过来。而法国大革命则认为自己是这些思想的执行者，法兰西共和历的采用即标志着革命的开始。

马克思主义为另一种历史观赋予了政治意义，它声称知晓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马克思将他所处的时代称为无阶级社会——用恩格斯的话说则是自由的时代——来临前的最后一个时代，这一历史观也为列宁和毛泽东的行动建立了根基。历史观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会为种种行动提供价值依据，然而在特定情况下却可能引发诸多问题，尤其是人们用某种历史观预测或预言未来的时候。对于未来西方的衰落或其他消极预测的谈论可能会发展为预言的自我实现，人们为实现更好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也许会犯下不可名状的错误。

现代人无法避免在历史的幕布和未来的舞台之间看到自己的存在，而历史也帮助我们认识到任何形式的千禧年主义都暗藏危险。历史知道每个社会都要经历发展和嬗变，历史明白社会问题没有完美的解决，只有可行的方法。如此理解，我们便不会摒弃人性的最高理想，即将自由与和睦共存作为未来的目标；我们会停止预言，并带着怀疑看待乌托邦理论。我们要明白，未来是无法被规划或制造出来的，况且我们已经知道，任何直接实行上层思想或理想的尝试只能导致独裁专制，进而歪曲理想本身，因此我们要反思通往未来的种种路径。

这一点我们可以学习孟德斯鸠，他通过观察英国政治体系的运作形成了自己对未来的观点（即便他的见解并不是在各个方面都正确），由此他提出了非常有限却实用的建议。他所建议的举措不在于修正某种社会状态或树立某种道德规范，而在于纯粹为创造某种社会条件而进行权力分配。这种社会条件能够允许人们做出合理决定，并拥有生而为人的价值。孟德斯鸠时代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如何打破君主的绝对权力，并用一种允许集体决策的机制取而代之。

当今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比孟德斯鸠时代的绝对主义要严峻得多，如果我们希望为更有人性的未来而努力——如今关系到未来的问题已经不容我们再置若罔闻——就必须借鉴孟德斯鸠的做法。我们必须问：如何为更加合理的行动创造合适的条件？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首先需要一

份对于当今社会显露出的病态征候的准确描述（这里却是无法给出的），其中包括：对公民权利的剥夺；集体不负责的体制；个人和集体行动的后果由全社会承担；对任何问题都以管制或经济手段回应。如果希望未来的行动皆具有合理性，我们就必须为此创造条件，重新建立起责任，让个体再一次承担起自己的行为后果，让社会问题能被自由的先行者解决。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明确限制国家权力范围，从中脱离社会制度并创造社会自由，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作为人类学的历史学

历史并不能直接给出塑造未来以及调整我们未来观的建议或指引，但如果把历史当作人类学来理解，就能间接地为判断做好铺垫。如果我们坚持将历史理解为人类内在的一种呈现，因而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看到人类的演化，那么我们就了解今天人类生活的问题和需求。首先要明白的是，人类是历史的存在，不同于大自然的其他生物，人类和人性存在于历史中，并经由历史而发生改变和演化。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做的是将不同的历史形态和历史事件看作人类逐渐演化的体现。该演化的一个方面是自由发展史，首先人类从自然中解放，然后有了自由的思想，最终在知识的基础上发展出自由的行动；另一个方面是社会形态发展史，从古老东方的神权制，到古典时代的城邦制（那时公民的自由依赖于奴隶的劳动），再到当今社会将不同种族和阶层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劳动分工、全球贸易和通信交流。

在上述发展过程中既隐秘又活跃的是心魂和灵性的发展，这种发展在艺术与哲学、政治与经济中均可见一斑：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反映出人类的自我知觉的发展，近代政治斗争显示出对个人及其权利的日益关注，20 世纪的文学作品描绘出更加复杂的个人品格，而科技发展则预示